




在那忧郁无尽蔓延的黑夜

何もかも憂鬱な夜に

(日) 中村文則 著
姜楠 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

许金龙 主编

在那忧郁无尽蔓延的黑夜

何もかも憂鬱な夜に

(日) 中村文则 著

姜楠 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那忧郁无尽蔓延的黑夜 / (日) 中村文则著; 姜楠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0251-563-5

I. ①在… II. ①中… ②姜… III. ①中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57445号

NANIMOKAMO YUUTSU NA YORU NI

by Fuminori NAKAMURA

Copyright © 2009 by Fuminori NAKAMUR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9 by SHUEISHA Inc., Tokyo.

Simplified character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arranged by
SHUEISHA Inc.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Copyright © 2010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以任何
方式使用。

在那忧郁无尽蔓延的黑夜

出版统筹 精典博维

作者 (日)中村文则著 姜楠译

责任编辑 方小丽

文字编辑 陈珊珊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4.75

字数 104千字

版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画中国画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80251-563-5

定价 26.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84250838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日本文坛新生代群像图解

“新生代”原本是地质术语，意为6500万年前至今的最新地质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和安第斯等山脉，哺乳类动物和显花类植物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进化和发展。另外，日本习惯于将1960年以后出生的人称为新人类，而中国则习惯于将1970年以后、1980年以后、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分别称为七零后、八零后和九零后。为了称谓上的方便，更是因为对中日两国青年作家的期待，这个系列丛书被冠以“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的总题名。至于群像一说，记得在2006年12月召开的“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结束后不久，我与中国文学专家桑岛道夫教授（这套丛书的中国文学系列主编）曾联手写过一篇题为《中日文坛新生代群像素描》的文章，大致介绍了与会的中日两国青年作家。时隔将近四年，我很高兴与桑岛教授再度联手为两国新生代作家进行素描。当然，我的任务只限于描述由日本青年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所组成的群像。而且，由于篇幅所限，恐怕只能挂一漏万，将文字集中于最为生动、形态各异的几座雕像上，比如中村文则、青山七惠、山崎纳奥可乐、村田沙耶香、西加奈子、羽田圭介。

或许因为学的是行政社会学专业的缘故，芥川文学奖、野间文

学奖和大江健三郎文学奖等奖项的得主中村文则（1977）在大学里便被《个人的体验》等小说所吸引，注意到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与“世界”和“社会”的内在联系。其打工时写下的处女作《手枪》，明显具有大江健三郎早期作品的特征——借助文学介入社会问题。我们如果由此上溯而行的话，则会在萨特诸如《呕吐》等作品中发现同质的元素，这也印证了中村本人在“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上的发言——“法国作家萨特在一篇题为《写作为何物》的论文中写道：写作，是向人们暴露（展示）世界，特别是人类自身的行为。萨特为写作所下的定义虽不能说完全正确，但是我非常喜欢他这种下定义的方式。因为，写作所要表达的正是这种单纯用语言难以表述的、人类以及人类生存时代的深邃内涵……”¹当然，这段论述同样是《遮光》《泥土中的孩子》《扒手》和《在那忧郁无尽蔓延的黑夜》等作品的最佳注解。

在最后这部作品中，作者延续着对社会的关注。照例是青年主人公的“我”生长于孤儿院，成年后在看守所任狱警，儿时的奇异梦境、挚友的自杀、犯人的欺诈和沦落、对死刑意义的思考等问题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以致“我”借酒浇愁并失控殴打犯人，最终却帮助一位年轻犯人认清人生，在死刑上诉期的最后时刻说出犯罪真相……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入木三分地描绘游离于社会的各种边缘人物绝望的际遇时，并没有忘记作家的责任——让读者感受到哪怕些微的希望。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男权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这种状态既是传统，也是现状，甚至还是一种文化。或者换句话说，在日本这个号称民主主义的国家里，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浓郁的封建氛围，日本女性最主要的社会和家庭角色便是在这种氛围中相夫教子。然而，随着日本青年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程度和获得的经济地

1 《文学的现状》，（日）中村文则著，姜楠译，《作家》2007年第2期。

位以及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她们显然越来越无法适应这种状态，从而通过不同手段来表现她们的不满甚或反抗，比如说不结婚、晚婚以及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比如更强调女性自身的感受而不愿对男性逆来顺受。当然，这一切在日本女作家的笔下也得到了相应体现，在这个系列丛中，山崎纳奥可乐（1978）的《此世双人难全》和村田沙耶香（1979）的《星辰啜露》应该归于这一类作品。

山崎是一位不容小觑的实力派新锐作家，《戴着假发的美容师》和《手》分别被遴选为2007年和2008年的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而最新小说《此世双人难全》于2010年发表后便被荐为第23届三岛由纪夫文学奖候选作品。这部小说女主人公“我”在大学一年级时邂逅年长半岁的男同学纸川，在后来分分离离的同居生活中，“我”认为“男朋友不等于监护人”¹，在内心深处有意识地与其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与此同时，“我”意识到“现代日本社会的‘少子化对策’和‘为摆脱不景气重视协作和结婚’等口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肆宣传的‘大力生育、发展人口’毫无二致”²，进而清醒地指出“为适应现代日本社会而进行所谓的人生规划，简直荒唐。社会需要的是创造，而非仅仅让人来适应它，它需要具备识别能力的我们从今以后构建并开始崭新的生活方式。我希望在更加宽容的未来社会中规划人生，亲手开创未来时代”³。终于，“我”在连续投稿应征文学新人奖的第三年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新人奖，体会到“女人的幸福，不是在于被供养的幸福，而是在于向能够供养的幸福转变”⁴。

1 《此世双人难全》，（日）山崎纳奥可乐著，熊淑娥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26页。

2 《此世双人难全》，（日）山崎纳奥可乐著，熊淑娥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27页。

3 《此世双人难全》，（日）山崎纳奥可乐著，熊淑娥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27页。

4 《此世双人难全》，（日）山崎纳奥可乐著，熊淑娥译，金城出版社，

文艺奖得主村田沙耶香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则体现在另一个领域——性爱。无论在现实生活里还是文学叙事中，女性在性爱领域基本都处于从属地位。对于这种既是传统也是现状的从属地位，松浦理英子借助《大拇指P的修炼》等作品，干脆从男女性关系中抽去肉体生殖器的因素，以此向男性占据的统治地位发起挑战。而在山田咏美的《磁石》等作品里，随处可见由成年女性或少女形成的“磁场”周围，吸附着细小如铁屑般的成年且有社会地位的男人。较之上述前辈女作家，村田沙耶香更强调青年女性自身对于性爱的细腻感受，并根据这种感受来界定与性爱对象的相对关系。出于这种另类思考，村田在《星辰啜露》中的分身“鹤子”是三十岁的青年女性，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根据自己的特殊感受来选择性爱对象和做爱方式，以此来颠覆性爱领域历来由男性占据的统治地位。顺便说一句，《莢蒾航海》中的“莢”字与其作者村田沙耶香的“沙耶”同为“SAYA”之发音，我们当然应该将这个并非巧合的巧合置放在“莢”的多重隐喻之中。

与中村文则的宏大叙事以及村田沙耶香等女作家针对男性在性爱以及社会等诸多领域所占据的统治地位而做的颠覆性写作相比，文艺奖和芥川文学奖等奖项的得主青山七惠（1983）更关注女性的精神成长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的特异感受。青山的处女作《窗灯》及其后续作品《一个人的好天气》和《魔法师俱乐部》等作品中的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青年女性或少女，都是难以融入社会，不善于与亲属、同事、同学交流且个性奇特的边缘性女性。比如《绿藻》里中途辍学的女大学生为反偷窥而夜夜上街窥探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试图看到“潜藏在淡漠表情下的矛盾、欲望和因悲伤而扭曲变形的丑陋面孔”；比如《一个人的好天气》里二十岁的女主人公知寿，为从自由打工者转为正式职员而不辞劳苦，希望借此来实现自我价值并走向真正的独立。与前两部作品明显不同的是，《魔法师

2010年10月，第57页。

俱乐部》的女主人公则是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女生，仅仅因为想当“女巫”而受到全班同学的歧视并失去了最好的朋友。然而，这位倔强的少女从来不知道也不愿意妥协，长年来在同学们的歧视中我行我素，以致在夏令营里最终失去最为亲密的两个小伙伴。在家庭因父母失和而解体后与成年男人非法同居，面临相关人员调查之际遁往远方……在这些作品中，通过青年女性乃至少女身处家庭解体、价值观混乱等乱象所感受到的孤独和迷惘，我们依稀可以看到作者对日本青年女性的困境和迷乱所表现出的不懈探索精神。

以长篇小说《樱》登上文坛的西加奈子（1977）在其代表作《通天阁》中塑造的人物也是此类位于边缘的底层人物：四处漂泊的中年男子；被去美国留学的男友抛弃了的“我”；无人待见的同性恋男子等。这些人物各有不幸，挣扎着生活在不受尊重的社会最底层。“我”为了负心男友有朝一日回心转意而在色情酒吧苦捱时日。在确实看不到出路也得不到真爱的绝望时刻，“我”发现同性恋男子爬上通天阁，表示自己是一个对谁都没有用处的人，而试图在众人的喝彩声中自杀。为了拯救这个因得不到爱并失去希望的同性恋男子，中年男子当众喊出了“我，喜欢你——”¹、“我不能没有你！”²借助摄像机的长镜头，“我”发现同性恋男子“露出了无比幸福而又令人怜惜的表情，如同幸运的公主，如同收到了鲜花的女学生”³。于是，“在我内心最深最深处，我感到了很小很小，却又很清晰的预感，就像是通天阁上飘下的一片雪花一样”⁴。如果

1 《通天阁》，（日）西加奈子著，杨炳菁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66页。

2 《通天阁》，（日）西加奈子著，杨炳菁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67页。

3 《通天阁》，（日）西加奈子著，杨炳菁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69页。

4 《通天阁》，（日）西加奈子著，杨炳菁译，金城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79页。

说，作者满怀悲悯之情写出的《通天阁》能够为我们带来些许温暖的话，那便是存在于这种种绝望之中的希望了，尽管这希望如雪花那般微小。

无论在处女作《黑冰水》还是最新作品《十九岁的夏天》里，文艺奖得主羽田圭介（1985）塑造的主人公都是充溢着令人羡慕的青春活力的少年。尤其是后部作品中，十九岁的主人公米田高考落第、复读待试，同时在工地上打工以赚取生活费和学费，却因结识卖春少女而萌动，因得到同为十九岁的老爷车而兴奋。他因这辆老爷车花去太多积蓄而心痛，因打工过度致使成绩下降而困惑……这些极为生动的描绘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与年轻作者同时代的同龄人的原生态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多样化选择。当然，在这一切之中，给读者留下更深印象的，却是青春少年用之不竭的旺盛精力。

这些日本青年作家及其作品共同构成了一小组群像，然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这一小组群像也只是日本新生代作家整体群像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知道，在他们的周围还有金原瞳（1983）和绵矢梨沙（1984）等许多优秀作家，她们也是日本新生代作家群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向大家介绍这部分优秀作家以及她们的作品。

许金存

出版说明

为搭建中日青年作家交流、沟通的平台，促进两国文学界的相互理解与友好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特举办“中日青年作家会议2010”，会议由金城出版社协办。与会中日青年作家的作品收入《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由金城出版社出版。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收录了中日两国部分新锐作家的代表作。日方青年作家代表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川村湊教授、田中和生教授、著名作家李维英雄教授、茅野裕城子女士、著名中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饭冢容教授、桑岛道夫教授联袂推荐选出，其中包括三名芥川文学奖获得者与两名芥川文学奖候补作者。这些作家的作品真实反映了日本当代青年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况，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与本土性。中方青年作家代表则包括了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魏

微、庄重文文学奖获得者李浩、春天文学奖获得者张悦然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得者徐则臣等。

《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所收集的主要是青年作家的作品，代表了两国青年作家对本国人文、历史以及现状的认知与思考。因此，《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的出版必将促进中日两国青年相互了解、沟通和交流。

为了让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日本当代文学，在出版时，为保留作品原貌，未对《中日新生代作家佳作集粹》作品内容进行大幅删减。作品中有些内容不符合中国国情，望读者在阅读时注意鉴别。

出版者

2010年9月

目录

1—005

2—011

3—018

4—024

5—033

6—049

7—060

8—069

9—075

10—090

11—098

12—108

13—113

14—124

15—134

我养了一只红色的小鸟。

它那红色的羽毛极为鲜艳炫目，连我看了都会感到不安。养在笼子里的红鸟除了吃食、喝水之外，就是整日蹦来蹦去，以解不能自由飞翔的苦闷。它又瘦又小，哪怕是年幼的我，估计稍一用力也可以将它捏瘪。

那红色的羽毛使我联想到了生命。或许，正因如此，我才会为这个弱小的生命感到不安吧。红鸟本身就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生命。然而，我却要通过它的羽毛才能联想到这一点。我想，这完全是因为当时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后来，红鸟被蛇吞掉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意识到，由于自己的过失，生命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

恍惚间，我听到了大人们的声音，便睁开了双眼。听声音，他们似乎正在商量着什么。那个时候，我的耳朵很灵，甚至可以听到极为微小的、若隐若现的声音。我听到了大人們的叹息和“不管怎样，必须做点儿什么”之类的飘散在空气中的只言片语。听到这些不祥的话语，我再也没有勇气继续装睡下去了。为了终止他们的谈话，我故意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至于自己当时是慢慢地走过去的，还是飞快地跑过

去的，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自己在那个时候获知了红鸟的死讯。

吞掉红鸟的蛇，无力地趴在笼子里。看到羽毛散落在笼子下方，我不禁不安地想：那瘦小的身躯上怎么会长了这么多羽毛？将红鸟整只吞进肚子的蛇，腹部微微隆了起来。也正是由于这微微的隆起，它被困在了笼子里，没有办法从狭窄的缝隙间钻出来。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条蛇当时的表情——既不是满足的笑容，也没有被困的悲伤。那表情，就是没表情。它仿佛完全接受了现实，又好像对自己的处境有了全部的认识。也许可以称之为断念，抑或觉悟。总之，是那种丝毫没有反应的表情。我注视着蛇那张没有一丝表情的脸，心中忐忑不安，也可以说是焦急或烦躁。此刻，蛇残忍地将它的腹部微微隆起的身体，毫无防备地暴露了出来，俨然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站在它身旁的大人们和我，几乎可以说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它的这副尊容。一个男人打开了笼门，用戴着树脂手套的手将它抓了出来，扔进一个水桶里。然后，将滚烫的热水浇在蛇身上。为了防止遭到蛇的反击，男人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不过在我看来，这条蛇丝毫没有反击的意图。它任由男人抓住自己的尾部，头朝向地面，无力地摇晃着身体。男人用小刀割开蛇的腹部，从中取出已被消化过半的红鸟，小心地埋了。我待在一旁，目睹了蛇受惩罚的全过程。现在，我已经记不得当时自己有没有感到恐惧了。后来，蛇的尸体被装进塑料袋子，丢到河里去了。至今我仍然想不通，为什么大人们既没有埋葬蛇的尸体，也没有

当作垃圾随意丢弃。

大海是我脑海中最为古老的记忆。可是，那时的我应该从未到过海边。然而，却有一段影像如同三原色一般深深地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记忆中的我，单膝跪在被海水淹没的沙滩上。一个女人背靠着我的右腿，仰面躺在我面前。这女人浑身赤裸，而且已经死了。而我，好像正要对这个死去的女人做什么。这段可怕的记忆，使我惶惶不可终日，总是担心那时的自己是否被周围的人看到。每当忆及此景，就感到自己被分割成了两个人。一个是单膝跪在海水中，近距离注视着那女人的自己。另一个是在不远的高处，躲在绿色树丛中俯视这一幕的自己。于是，我常常对大人们说，我也许杀了一个女人，而且说不定还想在那里对她做点儿什么。可每次，大人们都很快否定了我的说法。他们对我说：“你从来没去过海边，因为我们领养你的时候你还很小，不可能一个人独自行动。至少，我们常常在一旁看着你，你所能走到的地方根本没有海。”

这段发生在海边的记忆，是在蛇事件发生后被唤起的。以前，红鸟一直都是由我照料的。然而，滑稽的是我竟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被大人们喂养着成长的。此时，另一个影像慢慢地浮现在了我的脑海中。深夜，我独自待在房间里，把一个赤裸的女人尸体放在自己的大腿上，正想对她做什么。同时，又提心吊胆，生怕被人看见。现在，我已记不得自己当时到底想要做什么了，只记得遂了心愿后显得残酷无情的自己。早晨到来时，我被大人们发现了。他们惊讶地

注视着低垂着头、面无表情的我。不难想象，这是一段可怕而漫长的时间。然后，我听到了大人們的窃窃私语，他们商量着“不管怎样，必须做点儿什么”。

1

“自杀和犯罪，都是向世界屈服的表现。”

那时，那个人紧紧地揪住我的头发说。我的头，被他强有力的手臂轻而易举地按住了。我咬紧牙根，意识到自己被发现而且已然被羞耻感彻底打垮了。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那是一双很大的手。不过，这双充满了残暴力量的手所带来的触感，却并不那么令人讨厌。只是冒险而已，我说。我告诉他，自己之所以在孤儿院阳台的栏杆上走来走去，只不过是想要试试自己的胆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要穿过外接排水管，到广场上去。然而，不管我怎么说，他都不理会，只顾用力压着我的头。

惠子站在我的面前，继续说着什么。她挥动着自己的右手，仿佛是要强调正在说的话似的。然后，又握起杯子，一边确认我的脸，一边笑了起来。杯子发出的声响和笑声一起涌进我的脑袋里，使我感到剧痛难当。那个人，那个时候应